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子華子書
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
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
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爲
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
傳記之書性閎爽善特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
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郟歎曰天下
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
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

子華子序

子華子序

子華子序

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速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疇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日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上

陽城胥渠問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亥亥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

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
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
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
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
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
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
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
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
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
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

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乾
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育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
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氣為水水勝故夏
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
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
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
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
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央必有所合
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
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

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滄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欲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

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

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
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
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
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
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
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
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
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
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
也人之異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

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
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
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
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
知者正之譎甚而蔽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
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
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
陽化也神鼎孰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
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

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衮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函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

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峽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大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

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

爲羨慕者其右左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郟子以達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函往從之見郟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繅且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郟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郟子而達於

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郟遭孔子於途傾盖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疑為一氣散布為萬物

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者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斂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蚤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疑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

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未能信

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王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纁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祿從者

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子弟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膏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郟聞語

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許而弗肯以濟援琴而馮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亂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之也意吾以爾爲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

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莒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間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鞶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鞶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

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腐於所甘士腐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壑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

有已而卒於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
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悖悞去善
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
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
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焚如涉驚凌
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
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水矣
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
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
羹之未調澁澁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

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
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
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
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
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鬪
鬪且不止小則鬻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
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
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
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
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扃

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躒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或作忍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太

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者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

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
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
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
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
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
又奚以善為且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
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
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
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
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

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
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
曰吾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
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
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
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
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罪
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
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

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故曰殘固之謂寇

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竄發錫鑰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誠爲吾子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

其流可以濫觴順汭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
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
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某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
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
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
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其勲
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
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
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
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
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
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
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汗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
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
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伉慧懷于
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幹
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
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
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為紀綱之僕本問之

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剄其事
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耻
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
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
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一之險猶之
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
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
間龜一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頽其宗
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於
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

恐焉累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
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
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
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
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
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
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
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
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

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智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

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宮屯其司以不爲道以柰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竒恠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

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鍾鼓祝圉日以抃考而和聲不聞日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悖心也造爲訶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

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䟽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

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
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
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
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
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
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
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
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
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
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
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
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
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
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
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
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
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
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

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
梗枿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崕
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
虎狼蛟螫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
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
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
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一雖
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
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
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

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恠於余
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
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
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
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
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
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
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
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
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舐而深排規

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尪廢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恠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

疾視之如目有眊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暝有所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爲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噐噐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職

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伎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
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建其嗣
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
聚斂爲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軫已也門如鬧市惟
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
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
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
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
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
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

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憎
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
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惕而恫疑且懼人
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明明同異之志未講而
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
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
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
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
悲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
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

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人豈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筮著以為决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識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於

私矣非止平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敘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下

晉人程本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

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
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
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 有挽焉必不容矣是
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墮之曰黨人也人君
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
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
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入主
之所必怒者邪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
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
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媵姁脂常者未必
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
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 文也人君曾不是
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墮游
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
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
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
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
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
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

溝畎以其使其民愿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
惟其君之聽蓋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
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
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
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
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
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
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海稽天
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
也今齊之執事者其孛矣乎墨以爲明孤而爲蒼

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
所同忌前而排孤嬖媮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
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
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
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
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
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
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
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
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

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
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
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齋肉蕪國之社不難
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
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天子之於齊君也朝夕
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
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
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
嬰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
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
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
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牀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
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
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
氣動薄神化回滲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
後神宇以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
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
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也夫視
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
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后食閭里之志也乃若

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其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汗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問之堯古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

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牀戒者此腐儒之所采而汗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可存約則殺可豐則腴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咳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汗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

至公之尊而國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止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旣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摯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

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生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

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測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

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曰出拓

或作宓

坦有足者斯踐

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濬濛濬而无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閎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曾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嶽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水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壙

則裂謂中滿則充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
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
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
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
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
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痺者隆之因
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
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
痺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
能無毀也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
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
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
爲數一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
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
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
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
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

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鈎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生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爲慈如是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所有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思或作絲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所由有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天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間付畀稟受而不加貧疇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擐足窘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

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
人之慕急於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
抵而銳其神狽束而無當人之樸慙以取禍者肝
使之然也金宿於肺磬訶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
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
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媵姁
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
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
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

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
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
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
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
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
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楊焉則
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
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
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
貴饌矣抱壁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
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
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
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績拱猱狄逃焉且員動
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
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
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
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於形於萬
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
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
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
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此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
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
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偏而又
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
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
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
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之有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

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温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形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務不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剝剝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

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榦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汙汙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

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硿訇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涸狀洩咨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而下沉也戴九而

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
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
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實是以日月淑
清而揚光五星循鬯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
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靡脩爲而
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
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
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

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
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
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
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
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尔彼其視
澧液甘露也圃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
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
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
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
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

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誅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

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叨澮之寫也哇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子華子居於岑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濡也滯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窾之塞也關鬲

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尺者而加疏濬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濬也濬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為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為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為愈也敢問人已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

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

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
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
氣畢具然后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
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魄
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
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
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
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
有所決釋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
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
無失厥常六腑化殺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索以其運故
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
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
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
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
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
承也得所未之嘗聞知發鄙焉願夫子益其說而
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
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

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
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
如懸鬴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
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
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
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
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
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
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
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

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溽之
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
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
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
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
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
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
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
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
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

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
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
恐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
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
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
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
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
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
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
書以識之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
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
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
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
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踴踴
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求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
撲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
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
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

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
長短頡牾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緇負盲禿狂
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
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
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
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
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
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
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
天下之物有甚骨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
則脫緩之則洩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
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
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
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
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
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
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
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
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緹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緹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口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愔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

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
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
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
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媯市之徒又從而媒
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
機穿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楛懷抱
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
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鷄暗於埒而
失其所以爲同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
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
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
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鼃吟而鼯啼且
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
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
無乏於灌溉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
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
栗爛如赭霞藟草之苦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
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
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

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將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

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喜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乎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鄩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

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子魯公時庸展親歸
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
吾之宗君始有蒲堂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
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
是曰司馬司馬之后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
汾涇之間干有一世而固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
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樂
於瓜苗之有汙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
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今
主名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
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
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
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窀穸之事
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
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脩乃若爾會之所
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
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文子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寂寥
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
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淫汪
體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
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
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
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

